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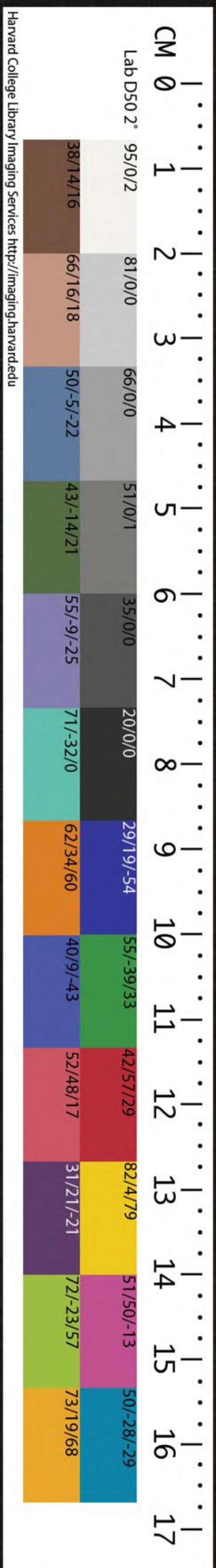
2
10

T ChL 2720,1132

5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明史彙編卷之九十七



明史藁

列傳第九十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纂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王治

歐陽一敬

胡應嘉

周弘祖

鄧洪震

詹仰庇

駱問禮

楊松

鄭履淳

陳吾德

李

巳

汪文輝

劉奮庸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冒軍功治請臨陣斬獲第錄將士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元年偕御史王好問覈內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敏請止之為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治等詳覈不載者已之治等
力爭不許事竣劾中官趙廷玉馬尹乾沒罪詔下司禮監按
問尋上疏陳四事一言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爲
天子父寔禾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
宗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
協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
乞勅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議謹燕居之禮以澄化原人主
深居禁掖隔遠外庭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
以遊戲騎射使人主接之不以時用之不以禮近則損敝精
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此者人言籍籍
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其二

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報聞進吏科都給事中劾薊遼總督
都御史劉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曾于拱不職于拱遂罷山西
及薊鎮並中寇治以罪兵部尚書郭乾侍郎遲鳳翔偕同官
歐陽一敬等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部議卹光祿少
卿馬從謙帝不許治疏爭帝謂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
允治又請追諡何塘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
郎詹瀚共鍛成夏言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咸報可明年左右
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諫大學士徐階尚
書楊博御史郝杰等並阻止皆不聽至則荒莽沮濕帝甚悔
之治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進太僕卿憂歸卒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蕭山知縣

徵授刑科給事中劾太常少卿晉應槐爲文選郎時劣狀而南京侍郎傅頤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參政孫弘軾由應槐進俱當罷吏部爲應槐等辨獨罷頤官未幾劾罷禮部尚書董份三遷兵科給事中言廣西總兵當用都督不當用勲臣因劾恭順侯吳繼爵罷之以俞大猷代寇大入陝西劾總督陳其學巡撫戴才俱奪官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溶山西浙江總兵官董一奎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職溶留餘俱貶黜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隆慶元年正月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且庇鄉里無一人下考應嘉先嘗劾高拱拱修卻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拱意且以

應嘉寔佐察初未言今黨同官妄奏擬旨斥爲民言路大譁一敬爲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階乃調應嘉建寧推官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不聽踰月御史齊康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羣集闕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時康主拱一敬主階互指爲黨言官多論康康竟坐謫已陳兵政八事部皆議行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去積患遂除湖廣巡按陳省劾太和山守備中官呂祥詔徵祥還罷守備官未幾復遣監丞劉進往代一敬言進故名俊守顯陵無狀肅皇帝下之獄充孝陵衛淨軍今不宜用從之中官呂用等典京營

一敬力諫事寢黔國公沐朝弼殘恣屢抗詔旨一敬請治其罪報可俄擢太常少卿拱再起柄政一敬懼即日告歸半道以憂死時應嘉已屢遷參議憂歸聞拱再相亦驚怖而卒應嘉沐陽人由宜春知縣擢吏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論侍郎黃養蒙李登雲及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職皆罷去登雲者大學士高拱姻也應嘉策拱必害已遂并劾拱言拱輔政初卽以直廬爲監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卽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不知拱何心疏入拱大懼亟奏辨會帝崩得不竟拱以此銜應嘉穆宗嗣位應嘉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召訪諸卿顧問侍從令科臣隨事駁議帝納焉應嘉居諫職號敢言然悻悻好搏擊議者頗以傾

危目之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督屯田馬政隆慶改元司禮中貴及藩邸近侍廕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弘祖馳疏請止資金幣或停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輒左右顧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嚙笑則彼無亂政之階而聖德媿太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廕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炳然居澤位不能效澤忠無所逃罪報聞已請汰內府監局錦衣衛光祿寺文思院冗員復嘉靖初年之舊又請倣行古社倉制詔皆從之明年春言近

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旂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
豆此皆陰盛之徵也洪範傳曰人情怨則水湧溢翼奉曰陰
極生陽不早則火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
邊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庭輒見撓沮如閱馬核庫詔出
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
核之疏留中內臣爵賞謝辭溫旨遠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
絕無者疏入不報其冬詔市珍寶魏時亮等爭不聽弘祖復
切諫尋遷福建提學副使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考察言官惡
弘祖及岑用賓等謫弘祖安順判官用賓宜川縣丞用賓廣
東順德人官南京給事中先後劾勲臣張溶李儒陳鏞朱希
忠李庭竹大寮陳志先汪道昆黃光昇錢邦彥雷禮呂光洵

又嘗論拱很復以故拱憾之出爲紹興知府既中以察典遂
卒於貶所而弘祖謫未幾拱罷量移廣平推官萬曆中屢遷
南京光祿卿坐朱衣謁陵免當隆慶初以地震言事者又有
鄧洪震宣化人時爲兵部郎中上疏曰入夏以來淫雨彌月
此陽制於陰仁柔不斷之象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
作白日無光占者謂地震陰不靜也主嬖倖蠱惑女寵漸盛
風霾兵象也主外裔窺中國近大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
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叠見傳聞後宮游幸無時嬪御相
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
淆用舍猶豫所謂女寵嬖倖及仁柔不斷者其漸已見萬一
奸宄潛生寇戎軼犯其何以待之帝納其言下禮官議修省

洪震尋以疾歸萬曆改元督撫交章論薦竟不起

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海知縣徵授御史隆慶初穆宗詔戶部購寶珠尚書馬森執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賀一桂等繼爭皆不聽仰庇疏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啓彌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况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財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倒置乎不報三年正月中官製烟火延

燒禁中廬舍仰庇請接治左右近習多切齒者帝頗耽聲色陳皇后微諫帝怒出之別宫外庭皆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卽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帝手批荅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驚喜過望仰庇益感奮亡何巡視十庫疏言內官

監歲入租稅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內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內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塲私家過歸朝宁乞備覈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因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內外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語爲大不敬帝遂發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爲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并言巡視官不當

罷不納仰庇爲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神宗嗣位錄先朝直臣以仰庇在京時嘗爲商人居間不得內召除廣東參議尋乞歸家居十餘年起官江西再遷南京太僕少卿入爲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節負盛名至是爲保位計頗不免附麗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左都御史吳時來仰庇卽劾伸進士薛敷教劾時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閱疏卽論敷教排陷大臣搖亂國事敷教坐廢及吏部侍郎趙煥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仰庇謀代之蹤跡頗著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仰庇不自安屢求去帝雖慰留而衆議籍籍不止稍遷刑部右侍郎移疾歸久之

卒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
陳皇后移別宮問禮偕同官張應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闈
卽有疾豈宜移宮望亟返坤寧毋使後世謂古今定禮變之
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劾徐階爲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
禮獨言齊賊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寔其罪張居正請行大
閱兵部覆從之間禮謂非要務而請帝日親萬幾詳覽章奏
戶部尚書劉體乾執奏奪俸御史詹仰庇直言褫官問禮皆
力諫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巡撫塗澤民不職帝並留
之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問禮遂條上
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已見使可

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
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
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
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
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
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
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
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朝
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
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
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

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勅諸臣奮勵於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而奏之儀宜畧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輯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侍復從中搆之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史楊松在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遽遷俟三年後議之萬曆初屢遷湖廣副使卒松河南衛人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黃雄徵子錢與民鬪兵馬司捕送松所事

未決而內監令校尉趣雄入直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有遂劾雄詐稱詔旨帝命黜兵馬司官而鐫松三秩給事御史交章救不納謫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廬州推官終山西副使應治秀水人在垣中抗疏多可稱爲高拱所惡出爲九江知府終山東副使

鄭履淳字叔初刑部尚書曉子也舉嘉靖四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遷尚寶丞隆慶三年冬疏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臣等當慟哭流涕於殿廷陛下亦當臥薪嘗膽於宵旰也夫饑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

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闈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官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童牛羸豕無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難施之計患豈在明前車不遠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關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濟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蠻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於此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神宗立起光祿少卿卒

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工科給事中兩廣多盜將吏率虛文罔上吾德列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已而月復食吾德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詔遣中官督織造吾德偕同官嚴用和切諫報聞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李已執奏

不從吾德復偕已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爲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卽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方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神宗嗣位起吾德兵科中貴鄭真從子傳奉爲錦衣吾德疏諫故都御史劉燾貪墨時將以遺佚徵吾德論寢之萬曆元年進右給事中張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請吾德獨不往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

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旣而誣漸白吾德遂劾儒亦謫之外居正以吾德不白已噤之未幾成國公朱希忠卒贈定襄王居正指也兩都言官諫不納及慈寧宮後室災吾德皆力爭居正益怒出爲饒州知府有盜建昌王印章者遁之南京見獲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盜謫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泄饒時違制講學用庫金市學田遂除名爲民居正死薦起思州推官移寶慶同知皆以親老不赴後終湖廣僉事已字子復磁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隆慶中頻詔戶部有所徵索尚書劉體乾輒執奏已每助之以是積失帝意及爭珍事遂得禍未幾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時

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未減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苟瘼死犴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稱帝仁明神宗立薦起兵科都給事中奏言陛下初基弊端盡去傳奉一事豈可尚踵故常內臣卽有勤勞當優以金帛名器所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御史胡濬建言得罪已首論救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邊將不當平江伯陳王謨罪廢復蠻緣出鎮湖廣已力爭得寢擢順天府丞遷大理右少卿疏請改父母誥命日已暮逼禁門守者投入帝怒謫常州同知初已與吾德並敢言已尤以直著兩遭擢抑頗事營進後爲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正指與尚書何寬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察典遂得擢南京尚寶卿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踰年罷歸卒濬字原荆無錫人嘉靖末舉進士歷知永豐安福二縣擢御史神宗卽位之六日命馮保代孟冲掌司禮監召用南京守備張宏濬言彼二人者陛下何自察其可用臣請嚴馭近習毋惑諂虧損聖德保大怒思傾之其冬妖星見慈慶宮後延燒連房濬言星陰象火積陰所生災咎之應決在宮妾竊見兩朝宮女閉塞後庭鬱而不散足干天和乞徧察掖廷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恤優遇其餘無論老少一槩放遣奏中且言唐高不君則天爲虐幾危宗社往古覆轍亦可爲鑒保摘以激帝怒帝問輔臣二語所指爲誰張居正對曰濬言雖狂悖心無他帝意未釋嚴旨譙讓

淳惶恐請罪斥爲民給事中李已雜遵張煥御史陳堂等交章論救不納踰年巡按御史李學詩薦淳詔自後有薦者并逮治淳既被斥自號爲民御史放情山水頗干謁有司居八年落魄而卒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隆慶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輩並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畧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構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鬪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卽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

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夫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專斷卽有闕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之所司拱惡其刺已甫三日出爲寧夏僉事修屯政蠲浮糧建水牘流亡漸歸御史富平孫丕揚忤拱爲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齟齬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爲諸君亦不可也於是緩其事未幾劾者先得罪去丕揚竟獲免神宗嗣位拱罷政召爲尚寶卿尋告歸久之有詔召用未赴卒

劉奮庸雒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尋改禮部兼翰林待詔侍穆宗裕邸進員外郎穆宗卽位以舊恩擢尚寶卿已藩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奮庸久不調大學士高拱亦故講官也再起任事頗專恣奮庸疾之隆慶六年三月上疏曰陛下踐阼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而輕萬年之慮毋徇無涯之慾而忽易敝之身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人主操禮樂征伐之柄必一政一令咸稟上裁

而後臣下莫敢逞今政府所擬議自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
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
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僚建白
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
不致旁落矣三慎儉德人主富有四海往往奢欲易縱不知
府庫之藏皆小民脂膏也財耗則民窮民窮則國隨之矣陛
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
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做無紀願察內帑之
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
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
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

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已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
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効忠矣五用忠
直忠直者國家之幹也邇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
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爲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
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而
陛下顧斥逐之使白首林壑是自棄其幹也願恕狂愚之罪
嘉批鱗之誠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渺疏
入帝但報聞不怒也而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
相與詆訾之給事中涂夢桂遂劾奮庸動搖國是會給事中
曹大埜亦劾拱十罪帝斥之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
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潛構姦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

並下吏部拱方掌部事陽為二臣所寬帝不許竟謫大埜乾
 州判官奮庸與國知州夢桂文皆拱門生夢桂極詆奮庸文
 則盛稱頌拱又盡舉大埜奏中語代拱剖析若自辨者士論
 非之奮庸謫官兩月會神宗卽位遂擢山西提學僉事再遷
 陝西提學副使以病乞歸卒大埜巴縣人其劾拱張居正寔
 使之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以貪劾免

明史彙

列傳第九十四終

明史彙

列傳第九十五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王家屏

陳于陛

沈鯉

于慎行

葉向高

吳道南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預修世宗實錄操江都御史高捷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屏
 直書之捷弟拱方柄國祈稍諱執不可萬曆初進修撰充日
 講官敷奏剴摯帝嘗斂容受稱為端士張居正寢疾詞臣率
 奔走禱祈獨家屏不往再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
 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

史官二年卽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許國王錫爵次之家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越二年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行人護行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請因聖節御殿受賀畢發畱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不報復偕同官疏請帝乃於萬壽節強一臨御焉俄遣中官諭家屏獎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居數日帝爲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淡居不出矣評事維于仁進四箴帝將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能防欲於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緘默苟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

威臣罪大矣尚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憚畱中而于仁得善去十八年以久旱乞罷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今日況套賊跳梁於陝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復鴟張虎視於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凌雜祇飾靡文綱維縱弛惕玩之習成名寔混淆僥倖之風啓陛下又淡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闈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不能自已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廷臣交請冊立其年十

月閣臣合疏懇請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
沽名激擾指爲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再爭杜門乞
去獨家屏在閣帝遣鴻臚卽家趣時行等入直時行等陳謝
復申册立之請杜門如故家屏亦請速決大計帝乃遣內侍
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卽於冬間議行否則待
踰十五歲家屏以口勅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
用復論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卽宣示外廷外廷歡然時行
等亦起視事而帝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
時行等合詞謝乃已至明年秋大典將屆主事張有德奏請
帝復以爲激擾命止其事國執爭去時行被人言不得已亦
去錫爵先省親還家屏遂爲首輔以國諫疏已列名不當獨

畱再疏乞罷不允乃視事家屏制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
一無所撓性忠謹好直諫册立期數更中外疑帝欲立愛議
論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踐大信以塞口語消宮闈釁不報
二十年春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黜之家屏封還御批
力諫帝益怒譴謫者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上言漢汲黯有
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吏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
感斯言惕然內愧項年以來九閤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
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
輔弼旣不能婉導密規防未萌之欲又不能苦爭彊諫扶將
墜之樞曠職鯨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
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天

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槩加貶
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名熙朝有橫施之罰故冒死屢
陳若依違保祿澳忍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
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不下次輔趙志臯亦爲家屏
具揭帝遂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
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
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債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
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
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
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陰殛
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遣內侍至

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且託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親
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
盡言効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
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
有輕群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
耳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
不獲展其志以癯直去國朝野惜焉閏八年儲位始定遣官
齋勅存問賚金幣羊酒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
熹宗立再贈太保任一子尚寶丞家屏家居時朝鮮用兵貽
書經畧顧養謙曰昔衛爲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丘春秋高
其義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

恥激厲朝鮮以城楚丘之功獎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則善矣養謙不能用朝鮮兵數年無功其深識有謀皆此類也陳于陞字元忠大學士以勤子也舉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充日講官累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宮十九年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冊立豫教又請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書仍領詹事府事于陞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爲史官益究經世學以前代皆修國史而本朝獨無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

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觀朝野所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浸邈卷帙散脫耆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犁然可攷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陞及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爲副總裁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輔王錫爵謝政遂命于陞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疏陳親大臣錄遺賢獎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邊吏六事未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

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帝以軍政失察斥兩都言官三十餘人于陞與同官申救至再又獨疏請宥俱不納以甘肅破賊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寧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改文淵閣進太子太保時內閣四人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于陞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亂政亟行于陞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二十四年冬病卒於位史亦竟罷贈少保諡文憲終明世父子為宰輔者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瀚建寧知府鯉嘉靖中舉鄉試師尚詔作亂陷歸德已而西去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殺城

中通賊者嚴為守具賊還逼見有備去奸人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眾始定四十四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也旅見外未嘗以私謁神宗在東宮鯉為講官嘗令諸講官書扇鯉書魏卞蘭太子頌以進因命陳大義甚悉神宗咨美遂蒙眷比即位用宮寮恩進編修旋進左贊善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帝每為侍臣稱之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左右以喪對問服闋期曰秋仲命先補講官俟之萬曆九年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明年秋擢侍講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屏絕私交好推轂賢士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尚書去六品甫二年至正卿素負物望時

論不以爲驟久之會典成加太子少保鯉初官翰林中官黃錦緣同鄉以幣交拒不納教習內書堂侍講筵皆數與巨璫接未嘗與交及官愈高益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念時俗侈靡稽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宮室器服交際往來率定爲中制頒天下又以士習不端奏行學政八事及舉業正式爲師儒範十四年春貴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請册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爲言且請宥建儲貶官姜應麟等忤旨譙讓帝旣却群臣請因詔諭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期已屆鯉執前旨固請帝復不從鯉素鯉亮其在部持典禮所建白最多請復建文年號重定景皇帝實錄勿稱廓戾王大同巡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於渾源力駁其無據太廟侑享請移親王及諸功臣於兩廡毋與帝后雜祀進世廟諸妃墓金山者配食永陵諸帝陵祀請各遣官毋兼攝諸王及妃墳祝版稱謂未協者率請裁定帝憂旱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鯉言民困敝不當益以大使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妃父承憲爲父請卹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駁之詔畀葬資五千金鯉復言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請封鯉不予妃號但稱夫人真人張國祥言肅皇享國久長由虔奉元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劾國祥詆誣導諛請正刑辟事亦寢秦王誼溍故由中尉入繼而乞封其弟郡王中貴爲請鯉不可許國致首輔申時行指終不聽唐府違制請封妾子執

不從帝並以特旨許之鯉又因事納忠論奏無所避京師久旱備陳恤民寔政以崇儉戒奢爲本且請減織造已京師地震又請謹天戒恤民窮畿輔大侵請上下交修詞甚切帝以四方災勅廷臣修省鯉因請大損供億營建賑救小民帝每嘉納初藩府有所奏請賄中貴居間禮臣不敢違輒如志至鯉一切格之中貴皆大怨數以事間於帝帝漸不能無疑累加詰責且奪其俸鯉自是有去志而時行銜鯉不附已亦忌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畱時行益忌其私人給事中陳與郊爲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與郊復危言撼鯉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有老官人知帝言密遣其從子爲小內豎者走告鯉司禮張誠以其儕廖某鯉鄉人亦密令告鯉鯉並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皆恚而去鯉卒屢疏引疾歸累推內閣及吏部尚書皆不用二十二年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就二十九年趙志臯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朱賡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始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欲風鯉辭召命也三才答書言鯉忠寔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并憾三才鯉旣至卽具陳道中所見礦稅之害他日復與賡疏論皆弗納尋進用人行政二議極言廢弛之害楚假王被訐事起禮部侍郎郭正域主

勘議鯉是之及奸人所撰續憂危竝議發一貫輩張皇其事都城騷然鯉主鎮靜一貫大恨令其黨錢夢皐誣奏云正域鯉門生協造妖言并羅織鯉奸賊數事帝察其誣不問而一貫輩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譖詛咒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恤民窮開言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稅使十事而上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香拜祝之讒者遂指爲詛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咒耶讒者曰彼詛咒語固不宜諸口賴帝知鯉淡不之信先是閣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是時中外扞格奏揭繁帝久亦厭之多寢不下鯉以失職累引疾求退獎諭有加卒不能行其所請三十二年叙皮林功加

太子太保尋以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鯉初相卽請除礦稅居位數年數以爲言及是猶未罷會孝陵明樓災鯉語一貫賡各爲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兩人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兩人從其言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啓視果心動然不爲罷明年長至一貫在告鯉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竊聽且執筆以俟鯉念此時進言勝奏揭遠甚因極陳礦稅害民狀矩亦戚然鯉曰小民猶可虧聖躬奈何矩問何謂也鯉曰自礦使出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聖躬安得毋虧矩歎息還具爲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無他急停開鑿則

靈氣自復帝聞爲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
憚復止然越月果下停礦之命鯉力也鯉遇事秉正不撓壓
於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一貫數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
閣事皇孫生詔赦天下中官請徵茶蠟夙適鯉以戾詔旨再
執奏竟報寢帝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歿請
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直人國祥謂皇孫誕生已
有祝釐功乞二代誥命且世襲詹事主簿鯉力斥其謬乃賚
以金幣帝惑中貴言將察核畿輔牧地諭鯉撰勅鯉言近年
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況此牧地豈真
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遂止雲南武
弁殺稅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逮治鯉具陳榮罪狀請誅爲

首殺榮者而貸其餘乃不果逮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守事
亦以鯉言罷遼東稅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
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
奏多卽家擬与鯉力言非故事鯉旣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
鯉在貽已後憂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鯉爲首輔將
妨已所爲因鯉乞休遽命與一貫同致仕制下舉朝駭愕賡
疏乞畱鯉不報旣抵家疏謝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
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鯉奏謝復陳時政要務又五年卒
年八十五贈太師諡文端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年十七舉於鄉御史欲卽鹿鳴宴冠
之以未奉父命辭舉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

初穆宗實錄成進修撰充日講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慎行與張位及王家屏沈一貫陳于陞咸以史官得之異數也嘗講罷帝出御府圖書令講官分題慎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實對帝悅嘗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詔爲盛事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同官具疏諫呂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召慎行喪次謂曰子吾所厚亦爲此耶慎行從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尋以疾歸居正卒起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時居正已敗侍郎丘橐往籍其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帷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縉紳

傳誦之由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尋遷禮部尚書慎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復祧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並以高曾祖禰及五世六世爲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爲一世國朝成祖旣爲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睿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爲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不當祧仁宗穆宗升祔當祧仁宗不當祧宣宗引晉唐宋故事爲據其言辨而覈事雖不行識者服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旣遠宜

別祭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十八年正月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嚴旨詰責慎行不爲懾明日復言册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乃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辭復畱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慎行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允乃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臥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人居詞館以慎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爲一時冠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朝榮恩貢生養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廁中轉側三年數瀕於死輒有神相之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改左中允仍視司業事南京久缺祭酒向高領之士類咸服二十六年召爲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官礦稅橫行民不堪命向高上疏引東漢西邸聚錢事爲鑑不報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陳礦稅之害又請罷遼東稅監高淮語皆切至妖書獄興移書沈一貫力諫一貫不悅以故滯南京九年後一貫罷沈鯉亦去朱賡獨當國帝命增閣臣三十五年六月擢向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錫爵于慎行

李廷機並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錫爵堅辭不出廷機位居下向高以父恩貢同年生讓居其次明年首輔賡卒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寮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而中貴人權稅開礦大爲民害帝又寵鄭貴妃福王不肯之藩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効忠盡帝心重向高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東宮輟講者五年廷臣屢請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擇吉以請亦不報自是歲春秋必懇請帝皆不納貴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發喪向高以爲言乃發而禮官上其儀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復爭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藩請向高擬旨上帝不發趣之則示以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請復諭改明春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御史李邦華首以爲言向高因進曰田四萬頃必不能足就藩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就藩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有成例非創爲且皇祖時皇考與景王名封無異故危疑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謝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疑自釋而無以莊田藉口

益滋天下疑帝報福王無一日兩見事向高復疏謝向高有
裁斷善處大事錦衣百戶王曰乾者京師奸人也與孔學趙
宗舜趙思聖等相訐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砲上
疏刑官大驚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訐奏鄭妃內侍姜嚴山
與學宗舜思聖及妖人王三詔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
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怒遶殿行半日曰此大變異事宰相
何無言內侍即跪上向高奏帝讀之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
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情得陛下當靜處
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
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
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

妃福王皆不安傳之天下書之史冊非美事宜畱中而別論
法司治諸奸人罪正國法尊國體且速定明春之藩期以息
群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盡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貴妃
終不欲福王之藩沮撓萬端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壽王宜畱
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廷臣向高畱上諭弗宣請今冬預行慶
壽禮如期之藩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諭向高言
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聖母賀壽之名以畱福王共約千人伏
闕力請今果有此諭人情益疑賊將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
不靜聖母聞之亦必不樂是陛下非壽聖母乃爲聖母累矣
且潞王聖母愛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爲因封還手諭帝
不得已從之福王乃就藩皇太子益安向高力也向高嘗上

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卽在廟堂之上也其言絕痛切帝知其忠愛不能行初向高入閣未幾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乃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帝不允及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薦賢不用求去向高言邇者災異迭見分憂禦侮惟內外臣工陛下惜區區祿秩不顧祖宗金甌夫承平無事人主嘗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乎有事士大夫又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視官輕而天下事不忍言矣向高自獨相卽請增閣臣帝不聽及是疏上亦不報向高遂引疾屢論乃出視事已又言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畱顧臣不在一身去畱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一旦禍作天下必不罪他人而專罪臣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畱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餘幸矣帝不省京師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今人心洶洶思亂特未發耳陛下萬事皆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一發不可收也

帝亦不省帝在位四十年之春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輒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僚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臣方憂陛下孤危而陛下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尚書趙煥等言向高杜門三月絲綸之地煙鎖塵封此祖宗二百年所未有亦不省先是向高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時向高堅臥益久卽家擬旨如前論者以

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其後向高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闕中尤異事云帝考選科道七十餘人命久不下向高懇請數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旣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畱中向高請盡付所司定其去畱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向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帝始用方從哲吳道南向高疏謝因引退優詔不允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藩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載考績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叙延綏戰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

英殿一品三載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至是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裏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在相位務調劑群情輯和異同然其時黨論已大起御史鄭繼芳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左右兩人者日相角向高請盡下諸疏勅部院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帝不報諸臣既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又爭李三才之事黨勢乃成無錫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書院朝士爭慕與游三才被攻憲成貽書向高暨尚書丕揚訟其賢會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喬應甲劉國縉國縉以他過掛察典應甲亦用年例出外其黨大譁攻擊紛起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而兩黨之爭遂不可解及後齊

楚浙黨人攻東林殆盡向高已去位浸尋至天啓時王紹徽等撰所爲東林點將錄令魏忠賢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爲黨魁云向高歸里六年神宗崩光宗立特詔召還未幾熹宗立復賜勅趣之屢辭不得命天啓元年十月還朝復爲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卽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已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優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爲東西用兵之需熹宗初政羣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童昏不能辨忠佞魏忠賢客氏漸竊威福構殺太監王安以次逐吏部尚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學士

劉一燦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復入而一燦顧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奧突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忠賢見向高疏刺已恨甚既而刑部尚書王紀削籍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先後被攻致仕去向高爭不得因請與元標同罷帝不聽而忠賢益恨向高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再入相事冲主奄人逞熒竈奸時事日非向高亦稍劾方爲圓不能蹇直如神宗時然猶數有匡救給事中章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論救者再乃奪俸一年御史帥衆指斥宮禁奄人請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給事中傅樾救王紀將貶謫亦以向高言僅奪俸紀既罷去御史吳牲王祚昌薦之部議以故官召忠賢怒將重譴文選郎向高亦救免給事中陳良訓疏譏權奄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命下詔獄窮治主使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貞論死言官勸帝速決向高請俟法司覆奏帝從之有請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庫藏盡輸京師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應宮中有喜慶事及皇子生向高請召還江秉謙侯震賜賈繼春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毛士龍等帝皆不納向高亦無如何忠賢既默恨向高而其時朝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四年四月給事中傅樾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權納賄命下文言詔獄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

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釋宮府嫌消縉紳之禍因力求速罷當是時忠賢欲大逞憚衆正盈朝伺隙動得榷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終憚向高舊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東林禍自此起至六月楊漣上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向高謂事且決裂淡以爲非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悅矯帝旨叙已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其黨有導以興大獄者忠賢意遂決

無何工部郎中萬燝疏劾忠賢卽傳旨廷杖向高力救不從燝死杖下燝甫死御史林汝燾以忤奄命廷杖懼而逃城外或言汝燾向高甥也群奄遂圍其邸大譟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畱盡收回中使向高以時事不可爲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所給賜視彝典有加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夫八人向高旣罷去韓爌朱國禎相繼爲首輔未久皆罷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無所依倚忠賢首誣殺漣光斗等次第戮辱貶削朝士之異己者善類爲一空云向高相二帝老成持重有裨國家惟力薦門生王化貞請重其事權化貞與熊廷弼相訐奏向高不能

決下廷議言者譏其委卸向高奏非臣一人所能獨任益集廷臣大議意嘗主化貞化貞遽棄廣寧逃人頗以是爲向高咎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禎初贈太師諡文忠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中允直講東宮太子偶旁矚道南卽輟講拱竢太子爲改容歷左諭德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歷城高苑牛產犢皆兩首兩鼻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稅召還內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斂怨乞下詔罪已與天下更新皆不報尋請追諡建文朝忠臣京師久旱疏言天下人情鬱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練習政務久宣淡闇聰明隔塞鬱一也法司懸缺半載讞鞫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鬱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賑救坐視其死亡轉徙鬱三也纍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因權璫構陷一繫數年鬱四也廢棄諸臣寔堪世用一斤不復山林終老鬱五也陛下誠渙發德音除此數鬱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矣帝不省道南遇事有操執明達政體朝鮮貢使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魯番貢玉請勿納遼東議開科試士以巖疆當重武格不行父喪歸服闋卽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與方從哲並命三辭不允久之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蒞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蒞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同官從哲爲言帝令先視事道南疏謝居數日言臣就列經旬僅下瑞王婚禮一疏他若

儲宮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遺佚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蔽以請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迨帝因挺擊之變召見群臣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是不獲再見織造中官劉成死遣其黨呂貴往護貴嗾奸民留已督造中旨許之命草勅道南偕從哲爭且詢疏所從進請永杜內降弗聽鄱陽故無商稅自稅使橫行乃於湖口置關征課道南極言波濤湧舟無所泊多覆沒請罷關勿征亦不納道南輔大政不爲詭隨頗有時望歲丙辰偕禮部尚書劉楚先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書賄禮部吏三場悉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其首場七篇自坊刻外皆鳴陽筆也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

下大譁道南等亟檢舉詔之覆試同和竟日構一文下吏戍烟瘴鳴陽亦除名先是湯賓尹科場事實道南發之其黨側目御史李嵩周師旦遂連章論道南而給事中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頗侵文炳文炳遂極詆御史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論文炳外任奪嵩等俸御史韓浚朱堦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二十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天啓初以覃恩卽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諡文恪

以原恩昭宗數六年大尉員二平卒餽少尉編文部
土帝降後留會縣母信至八國遊里費費計入蕭祖天哲時
突未替妹文兩身流前南益宋去林門餽手施二十小
日甚請立罪澤帝歷重前南文兩水升事高善舉喻史韓
遊南不始其言臺結修國四知也宋許鞅口數黑香亞尋國
代遊南起獲之於敵封文兩文兩遊避流前中隘支兩文武
目論史李嵩固祖且數數二前南而餘事中途支兩文武
歐章即則亦制各表具數其年林遊事實遊南發之其黨則
不夫鞅遊南等亟劍舉前之賈始同味竟日鞅一文不曳刃

明史藁

列傳第九十六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張四維

馬自強

申時行

許國

王錫爵

趙志臯

張位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倜儻有才智
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而崇
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
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左侍郎俺荅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

四維爲交關於拱欵事遂成拱益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郅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因乞去拱力護之溫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夤緣得之諸人遂相構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已進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而拱終念四維東宮出閣名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名四維馳疏辨求罷帝不許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移疾歸四維家素封歲時餽問居正不絕武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爲援萬曆二年復召掌詹事府

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次輔呂調陽老而懦政事一決居正居正亦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且不善居正所爲凡惡居正者四維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旣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微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

脉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會省吾輩委身自昵於申時行而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已爲伯惡四維持之詎曰何爲叛我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謂四維與吏部尚書王國光同鄉相厚可構也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并謫謙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官張誠譖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令發保奸狀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人變四維謂除惡務本本旣除餘黨可畧

請帝與更始而汲引海內。爲居正所沈抑者雖未卽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望頗屬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有詔江西陶磁器十萬多奇巧難成四維亦力諫尋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時行爲首輔四維愠語時行客曰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爲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過默默而已四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先攻時行姻尚書徐學謨次及時行疏具將上四維父訃至乃已四維旣聞喪慮有後患行金張誠輩賜賚優渥亞居正焉服將闋卒贈太師諡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中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進修撰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振飭學政請寄不行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爲皇太子出閣首被命爲講官敷陳明切遂受眷及卽位自強已遷詹事教習庶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爲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帝念自強嘗語張居正稱之又數問服闋期旣闕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爲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爲奸利自強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龍虎山正一人隆慶時已降爲提點奪印勅至是張國祥求復故號自強寢其奏國祥乃重賄馮保固求復自強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及居正謀奪情自強拊膺太息居正將杖吳中行趙用賢自強詣其邸力救居正怫然俄長跪以手撚鬚曰公恕我公恕我自強遂趨出初俺荅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自強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奧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旣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卽令居正推打遂以人望薦自強及

所厚申時行詔加自強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強旣數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聽其裁決自強雖持正亦不能有爲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強亦得疾卒詔贈少保諡文莊遣行人護喪還子怡舉人參議慥進士尚寶卿關中人入閣者自自強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惟二人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諭德允經筵講官纂世穆兩朝實錄進左庶子掌翰林院事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藉不立崖異居正安之六年二月居正將歸葬父請廣閣臣遂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以遼東大捷加太子太保元子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奉命覆視大峪山陵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張居正攬權久操羣下如束濕異已者率逐去之舊德夙望不與爲詭隨亦多擯不用及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爲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然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諸大臣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寬多與相厚善四維尋以憂歸時行爲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猜而言路爲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諷

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樂言者訐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衆以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譏諸大臣又皆右時行挂言者口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物望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爭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爲然絀文熙議不用初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等以論居正奪情受杖海內清名之士翕然歸心而李植江東之攻居正馮保有疆直聲言者遂多詆訐居正前事御史丁

此呂言侍郎高啟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於外帝從巍言而給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語侵中行思孝等謂爲黨魁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言小臣不可徇大臣不可棄帝乃聽巍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中行思孝又以國言求去言路羣起攻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旣而植東之以大峪山壽宮事撼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時行性寬平御史魏允貞郎

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子用懋貶官給事中鄒元標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擢三人官三人得毋廢世以此稱時行長者時行欲收人心罷居正時所行考成法一切爲簡易亦數有獻納錄建言諸臣罷內操時行有力焉嘗因災異力言催科急迫徵派加增刑獄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嘗請止撫按官助工贓罰銀請減織造數趣發諸司章奏緣尚寶卿徐貞明議請開畿內水田用鄧子龍劉縱平隴川薦鄭洛爲經畧趣順義王東歸寢葉夢熊奏以弭楊應龍之變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時行務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免時行請雖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爲故事講筵遂永罷評事

雒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十四年正月初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宮闈觸帝怒被嚴譴帝嘗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衆多咎時行者時行連請建儲十八年帝召皇太子皇三子令時行人見毓德宮時行拜賀請亟定大計尋屢疏請册立豫教貴妃弟國泰亦疏請帝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奏繫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

册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册立儀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知册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羣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正賓復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德泳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閣講學十年始立爲皇太子時行馳表賀帝手詔優荅之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鳳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師諡文定子用懋用嘉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神宗初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孫紹芳進士戶部左侍郎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爲太子出閣以國兼校書及卽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萬曆六年再遷南京國子祭酒名爲太常卿掌國子監事進詹事仍直講筵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與首輔申時行善以丁此呂事與言者相攻語侵吳中行趙用賢由是物議沸然踰月始已而御史陳性學復撫前事

劾國時行右國請薄罰性學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言今黑白混淆紀綱紊亂臣不能定流言廣布讒說肆行臣不能正大臣數見詆老成無固志臣不能扶植三者皆宜去帝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帝爲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憤激帝不允性學旋出爲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以雲南功進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獲罪國懇救帝頗霽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吳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黃仁榮疏論臺規辭皆侵國國憤連疏力詆并及主事饒伸伸方攻大學士王錫爵公議益不可事輒發數與言者爲難無大臣

度以故士論不附明年秋火落赤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召對輔臣煖閣時行言款貢足恃國謂豺狼無厭今渝盟犯順桀驁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爲政不能奪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疏辨帝奪讓俸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爲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則時行門生也故爲其師報復云其冬以三事進規請帝慎起居御朝講立皇儲言陛下行此三者臣雖去猶留否則雖留猶去疏留中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脩職業毋恣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此廷臣爭請册立得旨二十年春舉行再擾則

更遲五歲十九年秋工部郎張有德以儀仗請帝怒奪俸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賜勅馳傳歸踰一月時行亦罷而册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劾去國以爭執去爲二相優劣焉國在閣九年廉慎自守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汙名卒贈太保諡文穆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累遷至諭德萬曆初充穆宗實錄副總裁書成進侍講學士遷祭酒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校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同館十餘人詣居正求解居正

純錫爵獨進喪次切言之居正勃率下拜索刀作刎頸狀

曰爾殺我徑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進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已短益銜之錫爵遂不出十二年冬卽家拜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機務還朝請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闢橫議簡工作帝咸褒納初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相搆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比錫爵至與時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悉去時時行爲首輔許國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時行柔和錫爵耿介而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舉順天第一郎官高桂饒伸論之錫爵連章辨訐語過忿伸坐下詔獄除名桂謫邊方御史喬

壁星請帝戒諭錫爵務擴其量爲休休有容之臣錫爵言臣以專容有技彥聖爲休休壁星以并容媚嫉爲休休惟陛下裁察以是積與廷論忤時羣臣請建儲者衆帝皆不聽錫爵疏請勤御朝講日親大臣時披閱章疏而早定根本之計升儲出閣溫旨報聞十八年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宥故巡撫李材不報嘗因旱災自陳言臣備位六載朝講日疎災異日告南北寇敵生心而太倉錢穀枵然請餉請賑迄無以應至冊立大典久稽不行豫教急務亦且寢閣今京師元旱風霾求召災故不得有妄傳宮廷舉動歸過君父者王德未光由臣失職乞亟賜罷免帝優詔留之火落赤與相犯西陲議者爭請用兵錫爵王款與時行合未幾偕同

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且言聖諭謂安有子不順君父指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者夫元子年未十齡便疑防若爾自此漸壯羣臣愈當避私結之嫌永不敢再請於陛下指則順矣安所逃依阿悞國罪頃又喧傳中宮有疾嫌疑之間甚有以小人曖昧之心窺測陛下者臣竊痛之疏留中不報尋以母老連乞歸省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歸二年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去位有詔趣召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爲首輔先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賣陳廷臣鑿張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而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

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卽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歷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臯張位咸不預聞帝竟以前諭下禮官令卽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給事中史孟麟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志臯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已而諫者益多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陞陳泰來于孔兼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爭之李騰芳亦上書錫爵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悞乞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詔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旋請追還詔曰陛下去年之命旣改於今年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曩元子初生業爲頌詔肆赦詔書

稱祇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報已陳泰交要務請君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畧言君臣否隔伏禍隱憂天下見臣等位冠羣寮而終歲不一延接安得不輕官府隔絕茫然不知事所從出安得不疑旣輕且疑凜凜救過不及焉能展布四體佐聖政萬一已又請錄用廢棄諸臣並優旨褒荅然竟不行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愼起居之節寬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踰月復言彗已入紫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旣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天變自弭帝皆報聞仍持首

春待期之說錫爵荅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柰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

用入行政之事也若册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爲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領之志臯位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而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俊民等以故事爭給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諫帝遂手詔諭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輔臣侍班及用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中外爲慰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出內帑賑河南饑帝皆無忤眷禮逾前後諸

輔臣其救李沂力爭不宜用廷杖尤爲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指被物議旣而郎中趙南星斥侍郎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爲之雖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遂屢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爲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先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乘傳行人護歸比行以懲忿怒躬廟饗等十三事進規歸七年東宮建遣官賜勅存問資銀幣羊酒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旣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機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於章奏一槩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給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棟

宋一韓周曰庠張鳳彩蕭近高王元翰金士衡御史馬孟禎梁州彥李光輝陳于廷王以寧等論不已錫爵亦自闔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諡文肅子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爲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錫爵弟鼎爵進士累官河南提學副使

趙志臯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曆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志臯偕張位習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則請以中行等疏宣付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臯爲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謫其官居正歿言者交薦起解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

國子監司業祭酒再遷吏部右侍郎並在南京帝託疾數輟朝奏請日臨講幄延見大臣披覽章奏紬繹經史報聞尋召爲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時行謝政薦志臯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召未至志臯暫居首輔會寧夏變起兵事多所咨決主事岳元聲疏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爲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臯再辨帝皆不問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遂歸志臯始當國遼東失事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勳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臯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淡罪文武臣益恣文武臣益喪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煖閣志臯請看御史彭應參言官乞減織造志臯等因合詞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帝惡中官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志臯等連疏諫皆不納志臯已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二十四年論甘肅功進少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俄以一品考滿進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極殿時兩宮災彗星見日食九分有奇三殿又災連歲間變異迭出志臯請下罪已詔因累疏陳時政缺失而其大者定國本罷礦稅諸事凡十一條優詔報聞而已皇長子年十六時志臯嘗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及儀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臯等復以爲言終不允張居正柄國權侷人主申時行繼

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志臯爲首輔年七十餘毫矣柔而懦爲朝士所輕詬誶四起其始居首輔位也值西華門災御史趙文炳論之無何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言吏部郎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臯實激帝怒已而給事中張濤楊洵御史龔體況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披詆而巡按御史吳崇禮劾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威坐停俸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臯宜放給事中劉道亨詆尤力志臯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有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臯亦龔無事相與應和及封事敗議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臯御史周孔教黃紀賢何爾健黃華秀給事中劉爲楫侯廷佩侍郎沈思孝等章相繼上而庶吉士劉綱山西巡撫魏允貞御史汪先岸亦以不職劾志臯志臯每被言輒疏辨求退帝悉勉留先嘗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留志臯益堅迨封事大壞星坐欺罔下獄論死位亦以楊鎬故褫官而志臯終不問然志臯已病不能視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復疏論之志臯身在牀褥於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志臯疾轉篤在告四年疏八十餘上終不得請二十九年秋卒於邸舍贈太傅諡文懿志臯性行寬簡才氣不如張位沈一貫其醇謹過之是時帝益怠荒章疏沈閣官僚曠闕志臯亦頗論諫特

以顧憲成負重望逐之去石星之敗志臯為之主故議論叢焉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萬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攷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為他年實錄之助庶國典備職業舉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後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行復以京察謫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景隆御史孫惟城薦擢南京

尚寶丞俄召為左中允管司業事進祭酒疏陳六事多議行以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引疾歸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辭不赴久之以申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趙志臯並命王錫爵還朝帝適降諭三王並封假待嫡為辭徐圖立愛而志臯位遽請帝篤修交泰早兆高禴議者竊哂之趙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詆錫爵者多及位而史孟麟尤峻末言位昔為侍郎以不合政府蒙謗歸南星不避權豪為之暴白及今得志乃不相容耶位無以應錫爵去志臯為首輔位與志臯相厚善志臯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決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不得侵撓淡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孫鑰陳有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位而去二十四年

兩宮災礦稅議起位等不能沮及奸人請稅煤炭開臨清皇
店位與沈一貫乃執奏不可不報明年春偕一貫陳經理朝
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
國輸輓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爲持久計事下朝鮮
議其國君臣慮中國遂併其土疏陳非便乃寢頃之日本封
事壞位力薦參政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俄鎬遭父喪又
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爲總督帝皆從之位已進禮部尚書
改文淵閣以甘肅破賊敘功加太子太保復以延鎮功進少
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三殿災志皐適在告位偕同列請面
慰不許乃請帝引咎頒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錄
容狂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撤稅監釋繫囚

之優詔報之不能盡行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
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於是給事中張正
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時皇長子年十六猶未冠
婚位請與册立禮並行帝斥吏部司屬二十餘人位與一貫
以人才可惜請稍汰一二餘令供職不從位初官翰林聲望
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給事中
劉道亨劾位奸貪數十事位憤力辨遂落道亨二官呂坤張
養蒙與孫丕揚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先戴士衡
楊廷蘭則與位善各有所左右丕揚嘗劾位指道亨爲其黨
道亨恥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喪師
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罔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

廷議位惶恐奏辨帝猶慰留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位窘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媿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媿遂奪職閒住無何有獲妖書名憂危竝議者御史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爲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湯廷蘭主事萬建崑皆貶黜有差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旣卒亦無湔雪之者天啓中復官贈太保諡文端

明史藁

列傳第九十六終

明史藁

列傳第九十七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沈一貫

朱賡

李廷機

方從哲

沈淮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萬曆

二年同考會試張居正子敬修卷在一貫所主考侍郎王希

烈以爲言一貫乙其卷藏之尋充日講官進講高宗諒陰拱

手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已以聽

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爲孝也居正以爲刺已頗憾一

貫迨居正卒始遷左中允歷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加

太子賓客假歸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復召爲正史副總裁協理詹事府未上王錫爵趙志臯張位同居內閣復有旨推舉閣臣吏部舉舊輔王家屏及一貫等七人名以上而帝方怒家屏譙責尚書陳有年有年引疾去一貫家居久故有清望閣臣又力薦之乃詔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陳于陛同入閣預機務命行人卽家起焉會朝議許日本封貢一貫慮貢道出寧波爲鄉郡患極陳其害貢議乃止未幾錫爵去于陛位第三每獨行已意一貫柔而深中事志臯等惟謹其後于陛卒官志臯病瘁久在告位以薦楊鎬及憂危竝議事得罪去一貫與位嘗私致鎬書爲贊畫主事丁應泰所劾位疏辨激上怒罷一貫惟引咎帝乃慰留之時國本未定廷

臣爭十餘年不決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册立冠婚者益迫帝責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爲册立分封諸典禮費以困之一貫再疏爭不聽二十八年帝以皇長子居湫隘命營慈慶宮居之工竣諭一貫草勅傳示禮官上册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勅旣上帝復留不下一貫疏趣則言朕因小臣謝廷讚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旣而不舉行諭廷臣靜俟明年春廷臣遵旨不復諍而册立竟不舉貴妃弟鄭國泰迫羣議請册立冠婚竝行且量減珠玉金寶帝怒一貫言國泰戚臣意在保家族與他瀆擾者異因再草勅請下禮官具儀寢不報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册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爲諸王也會帝意亦頗悟命卽日舉

行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詔下既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帝乃止十月望册立禮成時論頗稱之會志臯於九月卒一貫遂當國初志臯病久一貫屢請增閣臣及是乃簡用沈鯉朱賡而事皆取決於一貫尋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自一貫入內閣朝政已大非數年之間礦稅使四出爲民害其所誣劾遠繫者悉滯獄中吏部疏請起用建言廢黜諸臣并考選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閣臣一貫等數諫不省而帝久不視朝閣臣屢請皆不報一貫初輔政而恩一見帝而已東征獻俘帝御午門樓受賀一貫請得登樓陪侍賜面對楊應龍平帝復御樓受俘一貫仍請陪侍皆不許上下否隔甚一貫雖小有救

正大率依違其間物望漸減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禮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爲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卽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矣言已就卧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尚書求去者三請定去留帝留戶部陳藻兵部田樂而以祖陵衝決削工部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

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翼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搏額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越一日始稍稍言然終不敢執時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期即日奉行頒示天下刑部尚書蕭大亨則謂弛獄須再請無何事變太僕卿南企仲劾戴大亨不卽奉帝諭起廢釋囚帝怒并二專寢不行當帝欲追還成命司禮太監田義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閣臣顧將順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初一貫屢疏爭數事帝不聽及帝

有善意一貫骫骳不能持後繫獄及言事者因他人言稍釋用一二而礦稅之害遂終神宗世帝自疾瘳以後政益廢弛稅監王朝梁永高淮等所至橫暴奸人乘機虐民者愈衆一貫與鯉廢共著論以風又嘗因事屢爭且揭陳用人行政諸事帝不省顧遇一貫厚嘗特賜勅獎之一貫素忌鯉鯉亦自以講筵受主眷非由一貫進不爲下二人漸不相能禮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氣節著鯉甚重之都御史純吏部侍郎楊時喬皆以清嚴自持相標置一貫不善也會正域議奪呂本諡一貫廢與本同鄉寢其議由是益惡正域并惡鯉及純時喬等而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始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華越許楚王華奎爲假王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

司格其疏月餘先上華奎劾華越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頗聞假王事有狀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事難竟事已久又發於女子骨肉間當行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曰親王事當體訪不當勘且言於帝曰楚王立三十年忽指爲假何以服人宗人以小犯大不可訓帝領之正域以楚王饋遺書上帝不省楚王訐正域顧優詔報之及撫按臣會勘并廷臣集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嗾給事中錢夢臯楊應文劾正域勒歸聽勘華越等皆得罪正域甫登舟未行而妖書事起初二十六年三月錦衣指揮鄭國泰世父鄭承恩奏進妖書名曰憂危竝議指斥侍郎呂坤進閨範圖說迎合鄭貴妃帝以其匿名書不究及是歲十一月東廠太

監陳矩復進妖書名曰續憂危竝議假託給事中項應祥撰御史喬應甲書而造鄭福成姓名及問答語大指謂貴妃謀危太子語絕不經中斥一貫賡不及鯉一貫方銜正域與鯉其黨康丕揚錢夢臯等遂捕僧達觀醫生沈令譽等下獄窮治之一貫從中主其事令錦衣帥王之禎與丕揚大索鯉私第三日發卒圍正域舟執掠其婢僕乳媪皆無所得乃以皦生光具獄二事錯見正域及楚王傳中始都御史純劾御史于永清及給事中姚文蔚語稍涉一貫給事中鍾兆斗爲一貫論純御史湯兆京復劾兆斗而直純純十七疏求去一貫佯揭留純至歲乙巳大察京朝官純與時喬主其事夢臯兆斗皆在黜中一貫怒言於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盡留給

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許純致仕去於是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南京御史朱吾弼力爭之謂二百餘年計典無特留者時南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一貫自是積不爲公論所與彈劾日衆因謝病不出三十四年七月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憤益求去帝爲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歸鯉亦同時罷而一貫獨得溫旨雖廢右之論者益訾其有內援焉一貫之入閣也爲錫爵志臯所薦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而廢與李廷機繼之枝拄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同至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夢臯爲一貫私人最有布衣在一貫坐夢臯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

衣應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夢臯面發赤而去一貫歸言者追劾之不已其鄉人亦多受世詆諆云一貫在位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卒贈太傅諡文恭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兄應刑部主事賡舉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六年以侍讀爲日講官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爲悚然進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歷禮部左右侍郎帝營壽宮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倣永陵制賡言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改掌詹事府以吏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加太子賓客代沈

鯉爲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二十九年秋趙志臯卒沈一貫獨當國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詔廢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詣闕卽捐一歲俸助殿工其秋極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採權不已地無餘藏商無餘資所在勒取名曰包礦包稅小民皮骨盡矣一旦土崩卽捐內帑何益昔唐明皇燕凝碧而漁陽鼙鼓已闐於戶宋徽宗耽艮嶽而金人纍纒已及其身今人情時勢何以異此帝不能用旣而與一貫及沈鯉共獻守成遣使權宜三論大指爲礦稅發廢手筆也廢於己邸門獲妖書而書詞誣廢動搖國本大懼立以疏聞乞避位帝慰諭有加一貫倡羣小欲藉以興大獄囚皦生光旣承

猶窮治不已廢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事乃得解三十三年大計京官帝留被察者錢夢臯輩及南京察疏上亦欲有所留廢力陳不可曰北察之留旨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死不敢奉詔言官劾溫純及鯉中使傳帝意欲去純廢言大臣去國必採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帝下南察疏而純竟去其冬工部請營三殿時又方濬河繕城廢力請俟之異日帝皆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一貫鯉去位廢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廢疏揭月數上十不能一下御史宋燾首諷切廢給事中汪若霖繼之廢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廢

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簡閣臣而諭中有連日恭默正思枚卜語廷臣疑帝出中旨如往年趙志臯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爲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詆廷機并侵賡賡疏辭帝爲切責言者旣而姜士昌及燾被謫言路謂出賡意益不平禮部主事鄭振先遂劾賡十二大罪且言賡與一貫錫爵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帝怒貶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先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踰年不下賡連疏趣之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給事中若霖先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衆謂

賡修郤攻訐四起御史則陳于廷史記事吳亮熊廷弼等給事中則張國儒胡應台顧士琦段然等先後疏論至五十餘人并及其黨陳治則姚文蔚姚士慎熊鳴夏邵庶劉道隆而工部主事劉汝佳國子監助教吳道長素干清議亦攻賡給事中喻安性者賡里人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復侵賡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而賡以十一月卒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賡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及卒贈太保謚文懿御史彭端吾復疏詆賡給事中忻請停其贈謚帝不聽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蒙詬病云子敬

循官禮部郎中改稽勲前此無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歷
文選郎中終右通政

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貢入太學順天鄉試第一萬曆十一年會試復舉第一以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洗馬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再遷左庶子直講經筵尋改祭酒故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詣前大書整齊嚴肅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嚴為主久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十七年典京察無偏私嘗兼署戶工二部事綜理精密奏行軫恤行戶四事商困大蘇外城陵垣多所繕治費皆取公帑奇羨不以煩民召為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越二年始受任時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

域視部事會楚王華奎因正域發其餽遺書誣訐正域不法數事廷機意右楚王而微為正域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傾正域及沈鯉囚噉生光既引伏眾復掠治令具同謀王名會御史沈裕疏請專罪生光廷機與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生光獄株連遂絕廷機精簿書以王府事多吏業奸不可詰乃定為簡要法有請立奏吏無所容私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既率同列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稅宜罷撤不報其多類上四方災異秦王誼憑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應授本爵寅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遣人居間廷機固拒特旨許之益府服內請封亦持不可廷機遇事有執尤廉潔帝知之然性刻深亦頗偏愎不諳大體楚

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撫按官既擬奪爵錮高牆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寘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給事中袁懋謙劾之廷機求退不允時內閣止朱賡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敷陰詆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廷機果與焉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上于汴宗契元翰及給事中胡忻復言不可用帝雅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廷機三辭始視事元翰忻文之不已帝爲奪俸以慰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復以論廷機被黜羣情益憤廷機力辨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鄭振先論賡十二罪并及廷機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僞交章力攻御史則楊師程彭端吾馬孟禎史記事湯兆京房壯麗吳亮李光輝鄧漢張時弼左宗邳劉蔚給事中則胡應召彭惟成戴章甫張國儒劉文炳韓光祐張鳳彩翁憲祥杜士全李瑾周日庠及刑部主事熊應都察院照磨郭良翰章先後上而惟成三疏攻尤力廷機求去不已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堅卧不起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廷臣猶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餘上乃陛辭出都待命同官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諡文節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

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齟齬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璧星銳欲討鎮雄安堯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廷機力主撤兵其後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閣自楊榮陳山後以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廷機始與葉向高竝命後周如磐張瑞圖林釭蔣德璟黃景昉復相繼云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家京師從哲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屢遷國子祭酒請告家居久不出時頗稱其恬雅大學士葉向高請用為禮部右侍郎不報中旨起吏部左侍郎為給事中李成名所劾求罷不允四十一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吳道用竝命時道

南在籍向高為首輔政事多決於向高從哲取充位嘗疏請開儲講補大僚恤災黎撤稅使發軍餉釋纍宗不報向高去國從哲遂獨相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御史錢春劾其容悅從哲乞罷帝優旨慰留未幾道南至會張差梃擊事起刑部以瘋癲蔽獄王之案鉤得其情龐保劉成等跡始露從哲偕道南請益飭宮禁防而斥之案言謬妄帝納之召見廷臣慈寧宮御史劉光復以大聲觸帝怒命錦衣擒治從哲等為救解因請令皇太子講學皇長孫出閣帝不許而面諭羣臣保成主使差與差即駢斬從哲等擬諭乃退及諭上帝止戮差而斃保成於內庭道南為言路所詆求去者經歲以母憂歸從哲復獨相即疏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

辦迄不增置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時東宮久輟講瑞王婚禮逾期惠王桂王未擇配福府莊田遣中使督賦又議令鬻鹽中旨命呂貴督織造駙馬王昺以救劉光復褫冠帶山東盜起災異數見言官翟鳳翀郭尚賓以直言貶帝遣中使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向高秉政時黨論鼎沸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爲東林逐之殆盡及從哲秉政言路已無正人黨論漸息丁巳京察盡斥東林且及林居者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元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

發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書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從哲屢奏不聽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四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如故從哲子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劾之從哲乞罷不允長星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十有九日而滅是日京師地震從哲言妖象怪徵層見叠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

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工部主
事鄒之麟求吏部不得劾廷臣語侵閣部從哲與尚書李汝
華薛三才疏辨言官又交劾之帝皆不問御史熊化以時事
多艱佐理無效劾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卧四
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視事明年二月楊鎬
四路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部主
事夏嘉遇謂遼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疏
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懇留乃復故
而反擢興邦為太常少卿未幾
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又候
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仁德門跪俟命旨帝終不報

俄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亦不報請補
閣臣疏上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從哲復連請
乃簡用史繼偕沈淮疏仍留中終帝世寢不下御史張新詔
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
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
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
問自劉光復繫獄從哲論救數十疏帝特釋為民而用人行
政諸章奏終不發帝有疾數月會皇后崩從哲哭臨畢請至
榻前起居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
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東宮停講者十六年每歲季春從哲
必請帝輒假他故格之迄未嘗再舉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

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卒無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闕遼東齟經略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亾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四十八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外廷憂危從哲偕九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越二日召從哲及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纘等受顧命又二日乃崩遺詔閣臣同司禮監官補太子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鄭貴妃以前福王故懼帝銜之進珠玉及侍姬八人噉帝選侍李氏最得帝寵貴妃因請立選侍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太后帝已於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門命從

哲封貴妃爲皇太后從哲遽以命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乃止辛酉帝不視朝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時都下紛言中官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而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語羣情益疑駭給事中楊漣劾文昇并及從哲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竝上書從哲請保護聖體速建儲貳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戊辰新閣臣劉一燝韓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從哲一燝爌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署部事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宮帝御東煖閣憑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朕見卿等甚喜也從哲等

因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遂諭册封選侍爲皇貴妃
甲戌復召諸臣諭册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貳帝願皇長子
曰卿等其輔爲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
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帝復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
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
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
竢宮門外頃之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
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中外
皆恨可灼甚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
宮羣臣入臨諸閣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遠力挂之得哭
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初鄭貴妃居

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卽位猶未遷尚書嘉謨責貴妃從子
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宮給事中漣
及御史左光斗以貴妃進女事爲愆念選侍故其黨而又嘗
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
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熿邀從哲立宮門請
選侍乃移曦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卽位先是御史王安舜劾
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罰可灼俸
一年御史鄭宗周劾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令旨司禮察
處及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
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
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而給事中惠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

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臨
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
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
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國罔上鼎鉉貽
羞罪九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
哲依違兩可非先帝英斷明示止輟禍何可勝言當誅者一
李選侍乃鄭氏私人抗凌聖母飲恨而沒從哲受劉遜李進
忠所盜美珠欲封選侍爲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
崔文昇用洩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
劫藥從哲擬賞資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
皆慰留已而張潑袁化中王允成等連劾之皆不聽先以光

宗登極恩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可以帝登極恩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其冬給事中程註復劾
之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遣
行人護歸天啟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可灼進紅
丸斥從哲爲弒逆詔廷臣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
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以九卿
議久稽趣之上先後主慎行疏劾從哲者主事王之宗劉宗
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傅櫪御史吳甞薛文周沈應時方
有度安伸溫臯謨江日彩張慎言會議罪從哲者尚書王紀
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楊東明陳大道李宗延張經世陳邦瞻
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顧劉

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景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太常少卿高攀龍給事中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允儀劉徽等唯刑部尚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而詹事公鼐持兩端時大學士曠述進藥始末爲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此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脉知醫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卽上昇從哲與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

反賚可灼及御史安舜有言止令養病去罰六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勝誅而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時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僇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無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賢輯挺擊紅丸移宮三事爲三朝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督漕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哲者貶殺略盡矣崇禎初舉廢官王永光爲吏部尚書永光故嘗黨忠賢者列可灼名以上而不及慎行元年二月從哲卒贈太傅諡文端三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沈灌字銘縝烏程人父節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

持不可尚書高拱恚甚遂移疾歸起光祿丞會拱掌吏部復移疾避之萬曆初召爲尚寶丞進少卿遷南京尚寶卿致仕歸言官交薦起南京通政參議就遷至刑部右侍郎召爲工部左侍郎攝部事御史高舉言節甫素負難進之節不宜一歲三遷吏部以節甫有物望絀其議節甫連上疏請省浮費核虛冒止興作減江浙織造停江西磁器帝爲稍減織造數中官傳奉節甫持不可且上疏言之又嘗獻治河之策語鑿鑿可用父憂歸卒贈右副都御史天啟初淮方柄用得賜諡端清淮與弟演同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淮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南京禮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

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天啟陪京都會不宜令異教處此惑世誣民識者韙其言然淮素乏時譽與大學士從哲同里閤相善也神宗末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詔會推元詩教等緣從哲意擯何宗彥劉一燝輩獨以淮及史繼偕名上帝遂用之或曰由從哲薦也疏未發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召淮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未至光宗復崩天啟元年六月淮始至故事詞臣教習內書堂所教內豎執弟子禮李進忠劉朝皆淮弟子李進忠者魏忠賢始名也淮旣至密結二人乃奏言遼左用兵方亟臣謹於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淮奏大喜詔錦衣官訓

練募士授材官王應斗等游擊以下官有差灌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詔從之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禁中內操日盛駙馬都尉王昺亦奉詔募兵願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灌與朝陰相結於是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劾灌陽託募兵陰藉通內劉朝內操灌使門客誘之王昺疏疑出灌教閣人戚畹姦輔內外弄兵長安片土成戰場矣灌疏辨因請疾求罷帝慰留之世揚等遂盡發灌通內狀給事中侯震暘亦劾灌結納權璫交歡阿姆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灌比之蔡京灌亦劾紀保護熊廷弼佟十年劉一燾等詔兩解之未幾紀以下年獄削籍震

譴議者益

側目灌大學士葉向高言紀灌交攻均失

斥紀如公論何朱國祚至以去就爭帝皆弗聽灌
力求去命乘傳歸逾年卒贈太保謚文定灌弟演由工部主
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

